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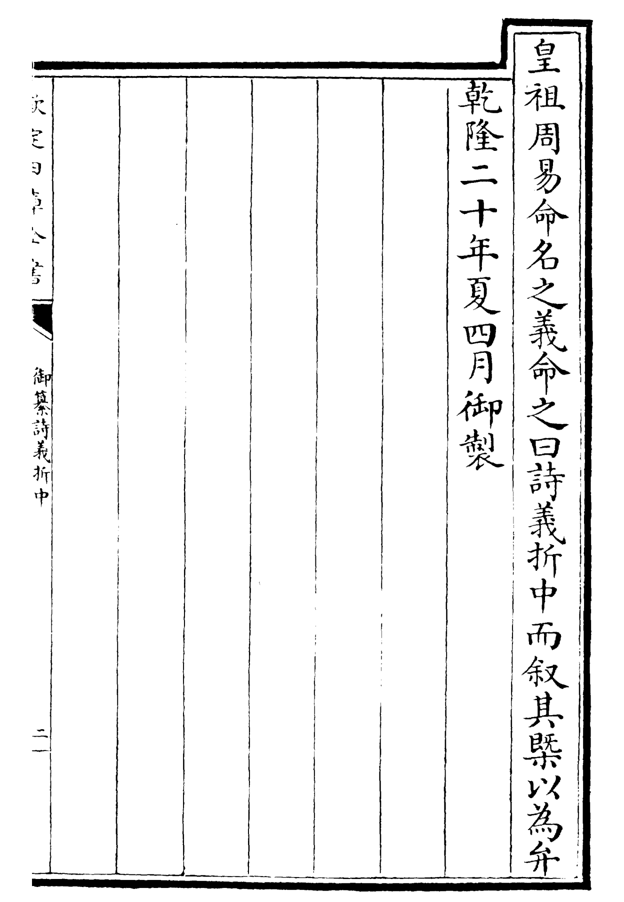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纂詩義折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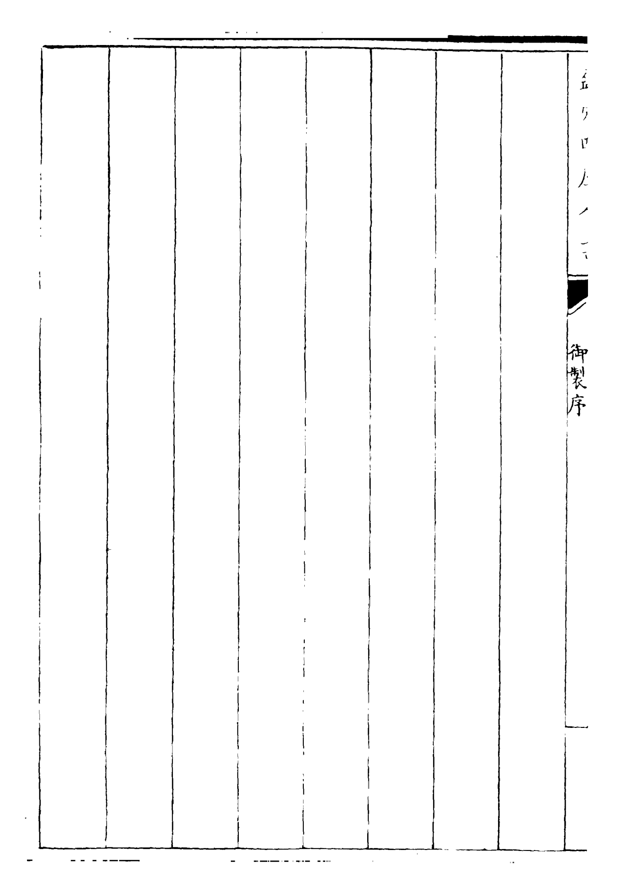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者衆矣自小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辨難糾紛幾如聚訟曩嘗肄業於此流連諷咏豁然心有所得而考之昔人成說往往拘牽扞格不能相通辛未秋閒與尚書孫嘉淦論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義凡舊說之可從者從之當更正者正之一無成心

唯義之適視事餘功親為釐定以備葩經之一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則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曰詩義折中而敘其槩以為弁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御製



正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兼管吏部戶部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三庫事務

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一等忠勇公加二級軍功加一級 臣傅恒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議政大臣武英殿大學士內務府總管兼管兵部事務紀錄 臣來保

原任吏部尚書 臣孫嘉淦

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暫行兼管刑部事務 臣汪由敦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鑲藍旗蒙古都統兼管上駟院事務加一級紀錄二次軍功加二級 臣納延泰

經筵講官戸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加二級　臣劉綸

提調官

戸部銀庫員外郎加二級紀錄一次軍功紀錄二次　臣覺羅巴延三

内　閣　侍　讀　臣馬熚

纂修官

順天府府尹紀錄八次　臣陳兆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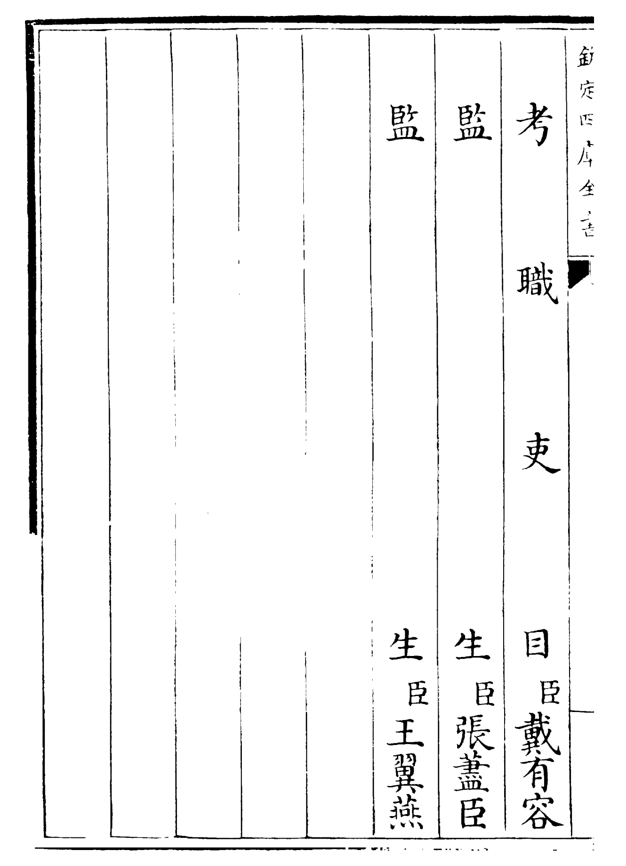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安徽學政　臣金甡

收掌官

刑部湖廣司員外郎紀錄四次軍功紀錄二次臣畦朝棟
兵部主事紀錄三次軍功紀錄三次臣薩　璧
内閣中書兼户部緞疋庫司庫加二級臣明　德

謄錄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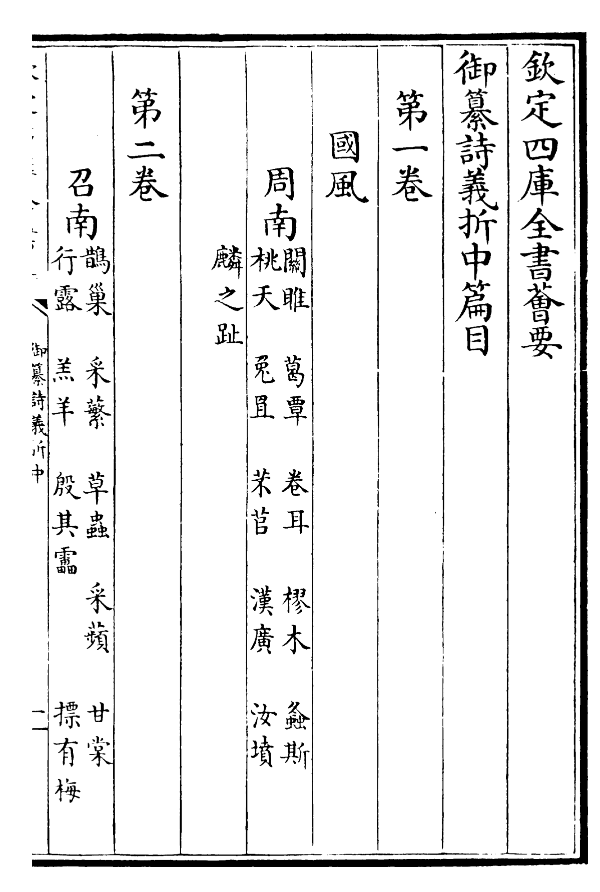
舉人揀選知縣臣馬　重
舉人揀選知縣臣吴嘉善
捐職州同臣王世忠
考職吏目臣杜　霖



考職吏目臣戴有容

監生臣張蓋臣

監生臣王翼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纂詩義折中篇目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第二卷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第三卷

邶

第四卷

鄘

第五卷

第六卷

齊

魏

第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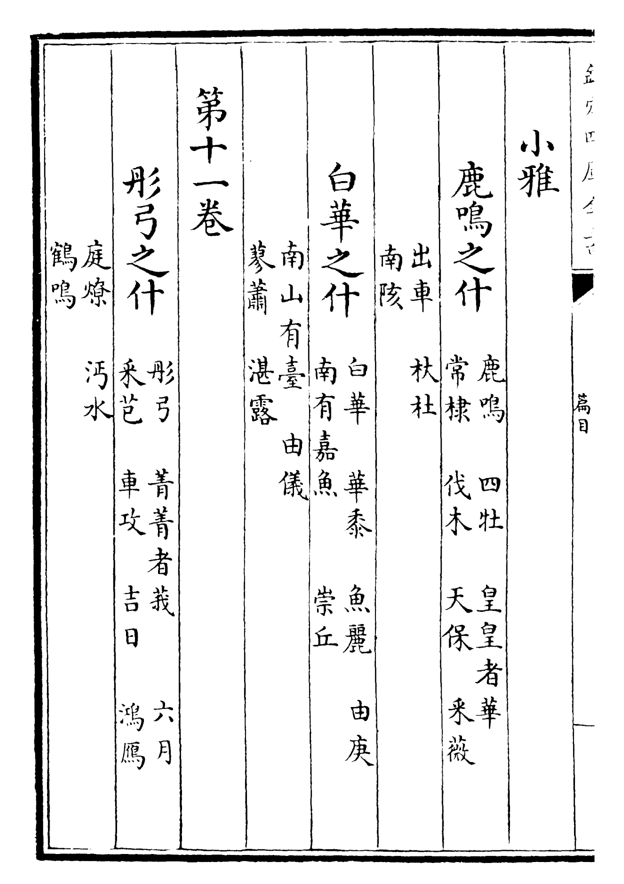
唐

秦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小雅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第十一卷

彤弓之什

第十二卷

祈父之什

第十三卷

小旻之什

第十四卷

北山之什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第二十卷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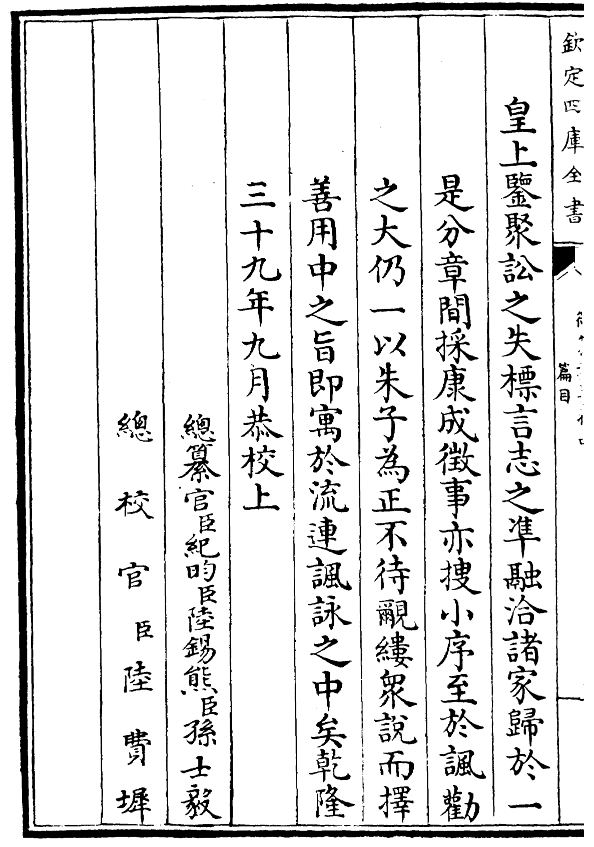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臣等謹按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

御纂取

聖祖仁皇帝周易命名之義為名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等裁纂盖詩義自朱子斥去二序獨尋

微旨一掃傅會拘牽之說我



皇上鑒聚訟之失標言志之凖融洽諸家歸於一是分章間採康成徵事亦捜小序至於諷勸之大仍一以朱子為正不待覶縷衆說而擇善用中之旨即寓於流連諷詠之中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纂詩義折中卷一

國風一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在雍州岐山之陽太王始居之傳至文王徙都於豐武王克商徙都於鎬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樂歌謂之周南者言其化自周而南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雎鳩鳥之有別者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逑配也凡興必有所取雎鳩雌雄河洲宛在與淑女君子深閨靜好神相似也窈窕狀

其德也心歛則致幽性定則神閑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静是也好逑勸好德也家齊由於女貞女貞本乎男正男好色則女修容男好德則女敬事故為君子者必眞知窈窕淑女乃為好逑斯好惡明取舍定而風化行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興也參差不齊之貌荇菜柔潔似女德也流之沿流以求之也男之求女如君之求士其訪之也博其擇

之也精其好之也誠其禮之也備故左右流之無定方也寤寐求之無已時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賦也服事悠長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之意言君子於淑女求之不得則思其服淑女所服之事所以佐君子理陰教有不得而必不可者故思之甚長而卧不能安也男女之際情欲易生寤寐輾轉而好是懿德不涉於邪所謂哀而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興也采擇而取之也友之取其德也琴瑟房中之樂也言君子既得淑女則取其德而友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琴瑟之在御剛柔調劑以成聲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芼熟而用之也樂之用其德也鐘鼓堂下之樂也言君子既友淑女則用其德而樂之明章婦順以化其下內和家理外和國治如鐘鼓之在庭元音宣

暢以遠聞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

關雎文王之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皆所以修身也窈窕好逑惟取其德則貞淫辨而好惡之源清格致之要道也寤寐思服不慕其色則理欲嚴而幽獨之幾謹誠正之實功也琴瑟友之衽席之上德業相資而天命常行此修身以齊其

家也鐘鼓樂之化起宮闈達於朝廟有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齊家以治其國而天下可平也事不越夫婦之際而天德王道之始終備焉故用之閨門用之鄉黨用之邦國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一日而不為此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黄鳥鸝也黄鸝夏鳴采葛

之候也后妃在宫中聞黄鳥而思采葛言彼谷中之葛葉想萋萋而盛矣此灌木之黄鳥已喈喈而鳴矣蓋勤於其職不敢暇逸故聞聲而儆心欲及時以趨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密也刈割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

后妃至谷中見葛已成於是割之煮之治為絺綌而

服之不厭焉朱子曰親執其勞而知其為之不易是也凡人躬稼穡則不敢厭疏食身紡績則不敢厭布衣故王親耕后親蠶眞知農夫工女之艱難而後深樽節愛養之至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師氏女師薄語辭汙澣皆洗也燕服曰私禮服曰衣害何寧安也言告師氏后妃告女師也言告言

歸使女師告文王也汚私澣衣潔且儉也衣不皆澣儉得中也歸寧父母者婦功既成為時巳久恐父母之思巳而心不安故歸而安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子曰巳貴而能勤巳富而能儉巳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巳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也至於事皆禀命無敢自專閨門之内師保通言乃窈窕有别之實錄而官禮

之明備已肇其端矣此文王太姒所以造周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比而賦也卷耳苓耳也卷耳可以佐食比賢人可以養民也采而不盈比求而難得也我后妃自謂也懷人謂文王也周行猶言王路左傳云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后妃思之言賢才甚少求之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置之列位使得馳驅王路不

可拘幽之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比而賦也陟升也虺隤馬疲之貌金罍酒器也陟彼崔嵬言路難也我馬虺隤喻民困也世路方艱民力已困天下之憂莫大於是故永懷之雖酌酒而不能解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比而賦也玄黃病也玄馬病則黃矣疲之甚而至於

病故懷之甚而至於傷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比而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朱子曰吁當作盱張目遠望也僕所以牧馬也馬瘏則民病僕痡則官亦病矣是民力已困而無人寛恤也民生已殘而無人撫綏也時事如此無可如何惟有置懷人於周行庶可轉危為安焉故盱之望之也望紂之求賢審官以用文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治世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審官布羣賢於庶位則民可養矣躋大賢於顯秩則官可審矣此古今之通義而當文王與紂之時尤甚蓋紂之毒痛四海非用文王不能救也觀父母孔邇之詩魴魚之赬尾文王能撫循之王室之如燬文王能奠安之然則砥隤元黃之時宜置文王於周行信有徵矣其所盱

望不虛也值人倫之變而永懷永傷者社稷生民之至計此所以為后妃之志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藟葛屬纍繫也君子謂文王也履祿綏安也樛木下曲而葛藟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后妃有逮下之德而衆妾依附又能率衆妾以樂其君子故衆妾頌祝之願文王與后妃皆受天之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比而賦也草與苗雜曰荒后妃不自有其崇高故衆妾亦自忘其卑下並育而不相害也將助也思若或啟之行若或翼之助其德不止安其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而賦也縈繞也衆妾之愛戴后妃纒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成全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凡所將者皆底於成也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綏之保之將之佑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逮下之德日深故頌祝之詞遞進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朕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不同必爭寵爭寵必妬忌妬忌必讒傷故妾之於嫡多怨之也不然則畏之也獨后妃之於衆妾不妬而使其可樂衆妾樂之而歸美君子蓋關雎

之化深矣鐘鼓樂之文王樂后妃也樛木逮下后妃推文王之樂以樂衆妾也福履綏成衆妾感后妃之樂而愈以樂文王也成周之世太和洋溢皆本諸此故關雎之後必有樛木而後有螽斯以此為修身齊家之極則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喜羣飛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振振壯也后妃不妬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言其

羣飛詵詵而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葢妻不妬則妾媵和妾媵和則心神暢而氣血調所生之子必壯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妻不妬而妾媵和則樂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

也雍睦而聚處如蟲之盤蟄也妻妾欲其和尤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此亦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文王而後有關雎夫刑妻也有關雎而後有樛木妻容妾也有樛木而後

有螽斯妾宜子也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壯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於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於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於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於兄弟也一庭之内夫和妻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禮樂成於家而仁讓興於國矣此修齊治平之節次非此不可推而行也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少好貌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至彼此相得而相安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内文王后妃之化自家而及於國由男而及於女國中之女皆有和順之德故詩人見其于歸而歎美之也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於家也善相夫子琴瑟静好由是而孝於舅姑由是而睦於兄弟一家之内恩明誼美如夭桃之華灼灼而鮮明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盛貌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之家也父母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也弟婦子婦是也淑慎之德一家化之弟婦子婦皆能相夫而各宜其室如夭桃之實蕡蕡然而圓碩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盛貌宜其家人者盡宜一家之人也長幼卑尊各得其所如夭桃之葉蓁蓁而齊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化行於國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治國之道無他使國人皆齊其家而已欲一國之人皆能齊家必一國之女皆能宜室此非政令之所致也天子懋肅雍之德后妃昭窈窕之儀積為風俗而通於氣化人秉清淑之姿户成禮讓之習然後少女于歸皆能淑慎也語其功化之盛至於一國之人各齊其家原其起化之由不

過一家之内自修其身知逺之近知風之自道

豈逺乎哉術豈多乎哉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賦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結繩為罟易於棼亂而肅肅整飭執事有敬也丁丁椓杙聲用力有節也赳赳武貌干城所以扞衛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野人兎罝皆能整飭故詩人美之以為此雖赳赳之武夫而敬而有節則勇而不亂可以折衝禦侮而為公侯之

扞衛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賦也九逵之衢曰逵中逵衝會之所也仇匹也肅肅兔罝而施于中逵則是敬以集事握其樞要而物不得遁故可與共圖國政而為公侯之善匹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賦也中林邃密之所也肅肅兔罝而施于中林則是敬以揆幾智深勇沉而人不能知故可以出謀發慮

而為公侯之腹心也昔郤缺耨其妻餉之夫妻相敬如賓胥臣曰敬德之興也能敬必有德文公舉以為大夫而果稱職然則野人之肅肅可為好仇腹心有徵矣

兎罝三章章四句

兎罝人材衆多也上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君敬德於上則民敬事於下故后妃窈窕而釆蘋之季女能齊文王穆穆而兎罝

之野人能肅齊與肅者敬之謂也至於能敬則無所施而不可矣仕與學無二理文與武非兩途敬身而克勤小物即敬官而能辦大事草野之夫皆朝宁之佐也無事而莊以涖衆即臨事而懼以成謀六官之長皆六軍之將也故觀兎罝之肅肅而干城好仇腹心皆可預卜矣三代以上聖道明而人材出以此也思齊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之至也聖道明也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則人材出也古之人所以譽髦斯士者無他焉無斁其敬而已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朱子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也黃佐曰門庭之內幸無係累機杼之外尚有餘閒是也采之始求之也薄言采者聊試為之無成見也有之始得之也薄言有者偶然遇之無喜心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其穗也薄言掇者相與拾之而不爭也捋
取其子也薄言捋者徐而取之而不競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袺貯於衽也薄言袺者掬不能容姑貯於衽非
貪得也襭扱於帶也薄言襭者將欲攜歸故扱於帶
非矜持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室家和平也觀其婦子閒而無事比隣耦
而無猜多寡隨其所得作止任其自然所謂皥
皥而不知為之者歟是故桃夭之女子能宜猶
有和之心也芣苢則忘其和矣無心而相與矣
兎罝之野人能肅猶有敬之迹也芣苢則忘其
敬矣無事而天遊矣治至於無事化至於無心
此曠古所希有而無奇也仍本於人君之敬而
已中庸詳言之矣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

之敬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民之和也篤恭而天下平則君不顯其敬而民亦不顯其和矣是故君德至於無聲無臭則民風極於不識不知此謹幾慎獨之實功初非倖邀天眷而致此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竦直無枝曰喬思語辭也涉水曰泳並舟曰方木喬則寡陰而不可休矣女貞則無欲而不可

求矣漢廣江永極形之也貞則神遠如漢之廣無徑可緣也貞則守純如江之永無間可乘也朱子曰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故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高也錯節也楚荆屬秣飼也薪錯不

可伐言刈其楚而已女貞不可求言秣其馬而已然既不可求則于歸無期矣故重言江漢之廣永歎其馬亦不可秣也朱子曰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蒿也蒿又小於楚矣駒又小於馬矣重言漢廣江永者歎其駒亦不可秣也蓋悅之愈至而

敬之愈深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漢廣德化所及也后妃修德文王好德其下化之自近及遠故江漢之間民風丕變出游之女皆能修德觀其致高而神遠非窈窕之狀乎行道之人皆知好德觀其悅至而敬深則與寤寐求之相似矣夫德存於己人不能見而化之所及無遠弗屆者此非有術以致之也人

性之善一也性一則情孚情孚則神通故深宫自𢘆其宥密而草野羣移其性情起化者不言被化者亦不知矣君子是以知明德之果可以新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名墳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調一作輖重也朱子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朱子曰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而賦也魴魚名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王謂紂燬焚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近安也文王之化行於江漢而又及於汝所謂三分有二也漢廣之好德近於關雎

汝墳之伐薪葛覃之遺風乎乃心王室則與卷耳同矣朱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未巳而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憫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離别之久思念之深而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心而無狎昵之

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道莫大於五倫而君臣父子為尤重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故紂至暴虐文王事之不敢叛也不惟不叛而已且使天下之叛者皆服於己而已復率之以事紂故終文王之世天下皆供紂之役而且忘紂之暴是文王以事君之道

化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曰道化行也虞舜克諧瞽瞍遂無頑嚚之愆文王服事商紂並有怙冒之仁必如此而後天下化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定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瑞獸也王者至仁則麟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之貌朱子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又

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不以抵物公姓公孫也公孫皆麟者公子能以仁厚教其子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其端有肉不以觸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因以為族故曰公族公族皆麟者公孫能以

仁厚世其家也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興子定皮膚也在趾之巔近於末矣故以興孫角又在皮膚之外矣故以興族譬之於木趾猶根定猶枝角猶葉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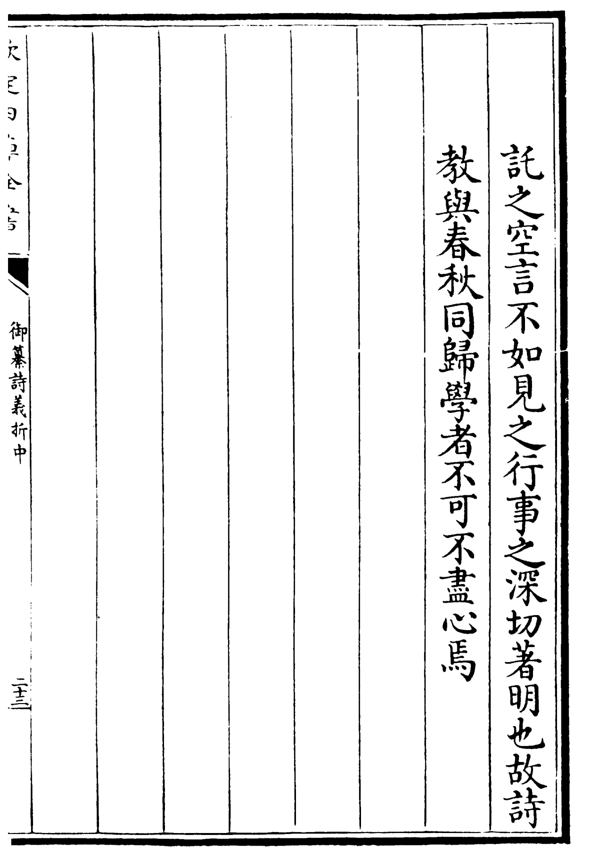
詩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天地之道元而已矣元者仁也太和也關雎之樂和之至也太和所聚元仁發育故子孫宗族莫不仁厚而瑞應至矣又言子孫宗族之皆麟者固以歎其仁厚

之德與麟同符抑以見物瑞不如人瑞欲人君勉為仁厚之實而勿徒侈言符應則頌也而諷規寓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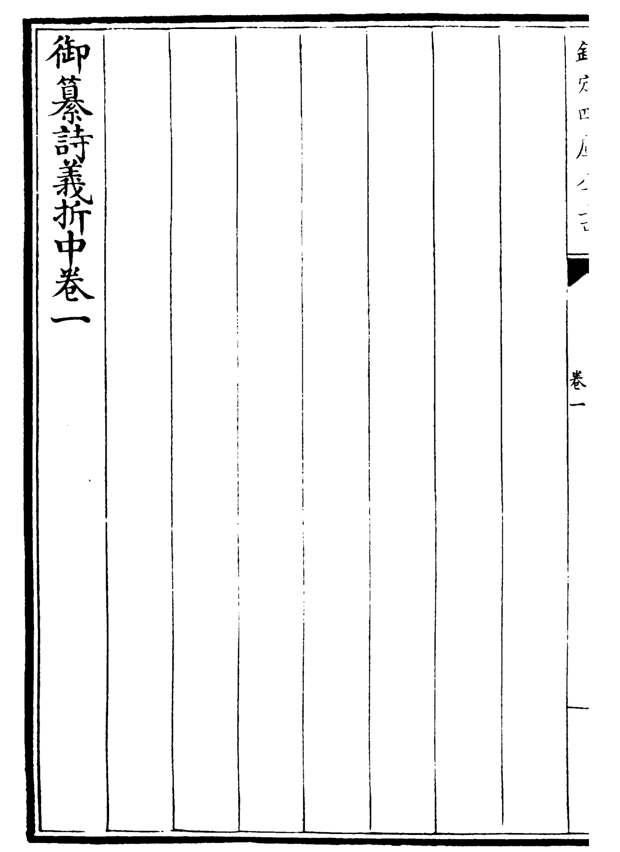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周南修齊治平之譜也天下之道莫先於父子兄弟故大學始教惟孝弟慈行之於身則身修施之於家則家齊以此成教於國以此絜矩於天下而其事皆始於夫婦夫婦和而後能養父

母育子孫睦兄弟故父子兄弟足法必先以之子宜家也周南之詩與大學同關雎葛覃造端乎夫婦也螽斯麟趾則及於父子兄弟矣桃夭兎罝教成於國也漢廣汝墳則及於天下矣是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福祚之長未有如周者也太和翔洽樂備禮明治化之隆未有如周者也而究其致此之由則惟起化於閨門而端本於孝弟大學言其理周南指其事孔子曰我欲



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詩
教與春秋同歸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御纂詩義折中卷一

御纂詩義折中卷二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文王之時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國皆從化焉其自文王之國而被於諸侯者則謂之周南其因方伯所布而及於四方者則謂之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鳩性拙每居鵲之成巢如男有室而女居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謹夫婦之禮故大昏成而詩人美之以鳩起興取其拙而安也婦無外事酒食是議安於拙而順以從夫德之盛也故關雎取其有别鵲巢取其無為取有别者所以防荒淫之漸取無為者所以杜預政之原也御迎也百兩御之君親迎也韓奕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據也能為家主進於居矣將送也百兩將之

上卿送也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之娣姪衆也韓奕之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是也成之婚禮成也百兩迎

送以成之者敬其事也記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也

朱子曰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重大昏也關雎之化行於南國女能修德男知好德故夫人專靜純一而國君備物盛禮以求之是文王以修齊之道化天下而諸侯皆修身以齊其家也諸侯修齊以教其國則四國之人各修其身各齊其家而比戶可封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信夫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蘩白蒿也生於初春可以為葅于沼于沚者沼沚之旁蘩先生且就潔也事祭也冠以公侯者夫人助公侯以承祭無敢自專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澗中澗之曲也宮廟也澗中則更潔矣廟中則更嚴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髲髢所謂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夙夜在公謂先祭視饎爨薄言還歸謂既祭歸燕寢故服次也僮僮竦直貌祁祁安妥貌不知其人視其被被之僮僮其人竦直可知也是未祭而敬先積也被之祁祁其人安妥可知也是既祭而敬猶留也未祭而積之既祭而留之則當祭之時其敬可想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與君共為社稷宗廟主是以承祭為職也祭主於敬沼沚采蘩敬其物也僮僮祁祁敬其儀也國君敬事天祖夫人敬事國君與之合敬以事宗廟是國君與夫人皆敬以供職也君與夫人各敬其職則國人莫不敬事此其所以格神人而和上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喓喓鳴聲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動也降下也南國大夫行役於外其妻思之謂蟲鳴螽躍時已秋矣而君子未歸故憂心忡動也相見曰覯見止我見君子也覯止君子亦見我也我不見君子而心動因知君子不見我而亦心動故冀其相見而君子之心降則我心亦降也以君子之心為心乃所以為思之至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蕨菜名暮春生惙惙鬱結也說喜意秋相思而春猶未至故憂心至於鬱結蓋其相見而舒暢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夷平也由春至夏時更久矣故憂之甚而至於傷悲蓋其相見而心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草蟲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夫婦之際離則憂合則喜人情也但恐其過中而失正遂至於害德而傷生草蟲之詩情得中矣忡忡憂動惙惙憂深傷悲則更深矣降憂方釋說喜方生夷則憂喜俱平矣其憂也有漸其喜也有節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心平則情雖動而性靜萬物各靜其性王道之成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藻皆水草濱涯也行潦道旁之水采蘋采藻薦有常品也于澗于潦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盛之湘之作事有序也筐筥錡釜用物有别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奥也尸主齊敬季

少也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宮祖廟既毁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此詩季女主祭湘蘋藻而奠於宗室其為教成之祭無疑也朱子曰少而能敬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理陰教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教助祭也教成而奠教主祭也葛覃之詩勤儉孝敬采蘋有焉采

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蘩荇藻不求
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教孝也齊以
尸之所以教敬也后妃以此自為即以此教人
所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故曰天子聽男教
后聽婦順教順成俗國家理治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翦去也伐戕其幹也伯方
伯茇草舍也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

或舍棠樹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殘其枝也憩休息也憩則暫於芨矣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其條也說與稅同停車也稅則暫於憩矣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止於樹者愈暫而愛其樹者

愈深以見人之思之愈久而愈甚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民愛而思之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其樹如見其人焉故保護之無已也君子是以知周祚之延與燕之後亡也甘棠且不忍伐而況其君乎況其子孫乎是故祖宗行一寛大之政即貽子孫數世之福朝廷用一

仁厚之臣即培宗社靈長之慶人之所以自爲

與夫爲天下而用人者可以知所擇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比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以道露之濕衣比淫暴之汙人也召伯聽男女之訟而女子賦此詩以見志言道露沾濡豈不欲行但早夜以行則其露更多是以畏而不敢斯言也固嘗謂之於先矣非後悔也此必男有穢行女恐玷汙故强求而未有成言箋云媒

妁之言不和是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比也家謂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事有似而實非雀無角而何以穿屋汝無家而何以速獄然汝雖速獄而實無家猶雀雖穿屋而實無角也無家者非無家也言未成而强為禮是非禮之禮不足為禮也

昔徐吾氏之女欲適子南而公孫黑强委禽焉此所

謂室家不足者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比也牙牡齒也雀實無角鼠有齒而非牡則疑似更難辨矣室家不足猶辨之也亦不女從則不辨而之死靡他矣女之貞烈固不可犯而召伯能辨曲直於疑似之間全貞女之節而不為强暴所污此所以南國之人有甘棠之愛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凡訟之興皆起於無情無情而能興訟者設為疑似之情也聽婚姻以媒聘然亦有謀雖遣而未和聘雖行而强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强暴得志而善良蒙冤下拂人性而上干天和非小失也故易有噬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裘大夫之朝服紽兩皮相接之處素絲為組以英之三英高起故曰紽也委蛇自得之貌朱子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毛敝而革見也緎界也紽敝而界見也覆言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

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營私故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線綴之也革緎而縫見也合兩為一曰總緎緎而總見也重言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順而行自簡故國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裘緎不易節儉

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
治之隆也芣苢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從容朝
廷亦無事也夫其無事者非不事也君心清則
臣節儉君心明則臣正直事之可已者無所不
已其不可已者亦順應而無容私焉日事事而
行所無事故不見有事也或多事而事廢或省
事而事理為治者可以審所尚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比而賦也殷盛也陽奮為雷喻仁聲也南山終南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何斯之斯指其人也違斯之斯指其地也言仁心仁聞在山之陽而斯人乃違此地而遠供紂役至於莫敢或暇非計也然既已仕之則無去道矣振振信厚也信則不敢有二心厚則不敢有怨意故望其歸而不敢必其歸蓋以信厚之

道勉其君子欲其不憚勤勞以終君臣之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莫敢遑息無寧時也前役甫畢後役又來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指其地

者愈切矣莫或遑處無定所也此役未完彼役又興也供其役者愈勞矣如是而終不敢必其歸乃所以為信厚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君臣之義有二分未定則以擇主而事為義貪禄而危其身非智也分已定則以終主之事為義臨難而易其節非仁也紂雖無道共主也既已仕之則君臣之分

定矣故明知文王之仁將必勃興而終勸其供紂之役不可遽歸此固其君子之信厚能刑于其妻抑文王服事之誠有以深入於人心故婦人女子皆明於大義如此也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庶士衆賢也吉賓興之期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三而留其七是擇其先

熟者而早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迨賓興之吉期擇其尤者而早取之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其實三摽其七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七而留其三是趂其大熟之時而多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廣其途以多取之不必待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塈貯也頃筐塈之則樹無梅矣是盡取之也人

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而有以謂之謂之者通其言也使天下之士皆得盡言以通於上則嘉言罔伏而野無遺賢矣此盡取庶士之道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求賢也立國之道首在得人文王蹶興疏附後先有力焉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但知其逸於得人而不知其勞於求賢如此也

古今取士之制異名而不異實三年貢舉迨其

吉也不時錄用迨其今也制藝試策迨其謂也

然而或不得士者其求之異也古之時士不求

君而君求士詢事以乞言即因言以考績故臧

否可以立辨三代以後君不求士而士求君競

為空言以干進上之人亦第取其言之工而不

因言以試其功宜其摽十而不得五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興也嘒微明也肅肅敬貌宵征夜行也命爵也箋云

禮命之數不同是也凡進御於君者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微明之小星或三或五而在東是初昏時也當此時而肅肅以行者以令夜明早有在公之職役故也夙夜在公亦云勞矣而不辭其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不同故盡其職而不敢懈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初昏則星在東者先見將旦則星在西者猶留

故言參昴西方之宿也參昴不小而以為小者將旦則衆星皆没惟參昴在而光亦微也衾被裯褥猶相效也言將旦之時肅肅以行者以在公之役為君抱衾裯而安置之令事畢故還也抱衾與裯役亦賤矣而不嫌其賤者命既不同不可相效故安於其分而不敢越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妾循禮也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視諸

侯之命數娣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國之卿大夫士故命各不同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賤者不安其分視貴者而欲效之於是乎臣僭君而妾匹嫡家國之亂生矣先王制禮以定之使貴賤之等命數不同禮秩亦異而不可相效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小星之媵妾以命數不同之故安其分而盡其職君子是以知禮之不可以已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决復入曰汜以用也江漢之間有嫡不與媵

俱歸者其媵思之言江水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

用雖不我用或其後也悔而迎我則我將如汜之復

入於江乎蓋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水岐成洲曰渚與偕也言江水有渚而之子之

歸乃不我偕既不我偕而其後也又安處而不來迎

我則將如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别流者過存問也嘯歎聲言江水有沱

而之子之歸并不使人過而問我既不問我是終不

悔矣我雖思之亦屬無益其變嘯歎為咏歌如沱之

不復望入江矣蓋安之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困而能亨此

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賦也麕獐也茅包麕者傳云同田之獲而分其肉也懷思也女之懷春猶士之悲秋因時興思也吉士求婚之男也誘導也比隣之人同往田獵分麕肉而以

茅包之適遇懷春之女而同田之士遂欲無媒妁而
自往誘之蓋急於求婚而不暇為禮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賦也樸樕小木也純束重包之也此同田之人明女
之不可誘也言樸樕死鹿物本輕微而猶以白茅純
束不使汙壞況此所有之女覿其德容堅貞潔白有
如美玉豈可不加愛護而反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舒徐也脫脫遲緩貌感動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則佩感也尨犬也傳云非禮相陵則犬吠也此同田之人勸士勿往誘也言女德如玉不可輕犯當徐思而緩圖之勿疾走以動我佩巾恐其失儀也勿突往而驚彼尨犬恐其生事也蓋所以保女之貞淑而止士之邪妄其相為也深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同田之人惡吉士

之無禮而止之也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是故比閭族黨無非勸善之人也耕耘樵獵無非規過之地也設有不檢之士偶動非禮之思則前後左右之人皆得惡而止之使不陷於罪戾此三代聖王所由教成於上俗美於下刑措不用而比戶可封也嗚呼盛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唐棣郁李也肅敬雝和也王姬下嫁而能和敬以執婦道故詩人美之言何其穠盛乎則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則王姬之車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為

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以桃李二華興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詞也未成婚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緡綸也以絲為綸既成婚之詞也朱子曰絲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國立於君臣家始於夫婦婦挾富貴之勢以驕其夫而慢其舅姑則家不可齊矣故雖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亦必使之肅雝以執婦道然後諸侯卿大夫之女皆不敢以勢驕人而士庶人之家夫倡婦隨不令而自行矣此成周之盛事而夫子存之為後世法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五豝田禮也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也騶虞瑞獸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皆能仁民而愛物故風雨時敘庶類蕃殖春田之時葭蘆茁茂五豝具焉而國君不忍盡殺矢止壹發故詩人歎之以為此仁厚之君不戕物命是即所謂騶虞矣猶麟趾之詩歎公子之即麟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蒿類獸一歲曰豵七月之詩曰言私其豵獸之小者也蓬細於葭而亦皆茁壯則所生者更盛矣豵小於豝而亦止壹發則所殺者更少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諸侯刑于寡妻而夫人專静純一以盡其職至於大夫之妻宗室之女皆能守禮是以教化成而風俗美陰陽和而庶類蕃有騶虞之瑞焉

推其所由皆本於修身以齊家故曰鵲巢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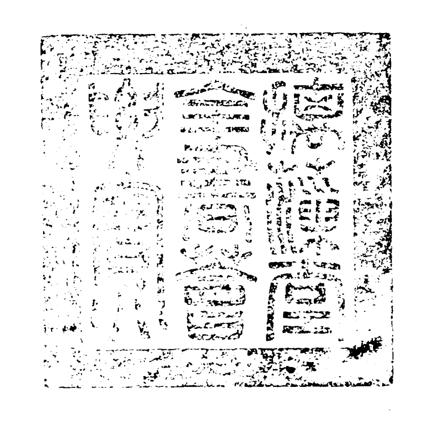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一百七十七句

召南化成天下也鵲巢采蘩草蟲言夫人大夫妻之德修身齊家之功也甘棠以下方伯布化則國治而天下平矣騶虞化成有如麟趾大古

與周南同而亦有異焉者周南多言仁心召南兼言仁政甘棠溥甸宣之績行露昭庶獄之慎

摽梅詳取士之規小星定宮闈之禮野麕厚閭井之俗騶虞著蒐狩之制大經大法莫不具在所謂以睢麟之意行周官之法度也抑王道本於天德修身在於正心故二南之言心德者宜致意焉周南之詩多率性而主和而葛覃之尊師兎罝之勤事未嘗不濟以敬也召南之詩多率教而主敬而羔羊之從容江汜之温厚未嘗不歸於和也至於王姬肅雝則兼有敬和之美

焉夫和仁也治化所由成也而必先以敬者非敬無以為和也萬物理而後和萬事序而後和故中庸之功極於位育而始於戒懼主敬以致和也天德王道在於謹獨為周南召南者可以知所從入矣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宋鏵

謄録監生臣丁芳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十七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邶一之三

邶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不詳其始封其後并入於衛故邶風皆衛事也邶雖入衛而王朝之籍猶有邶在故太史採風其得之邶地者仍謂之邶孔子因之者不予衛之得滅邶也魏滅於晉仍存魏風亦

猶是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而賦也汎猶泛也微猶非也衛君棄君子而用小人故君子憂之而賦此詩也嚴粲曰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有所濟今柏舟雖堅而無人維楫亦泛其流而已將何所泊乎以喻國無賢人將日敗壞而無所止也李樗曰仁人之所憂者國也此不可以酒解

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鑒能度物而我心匪鑒故人之情偽不能預照兄弟至親宜可憑依而不度其不可是以往愬我之憂而反逢彼之怒也鄭康成曰責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賦也棣棣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兄弟之怒我者蓋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不能隳方以為圓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摽

賦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之在君側者覯見閔病辟拊心也摽重拊之也不貶道以隨時則國事愈可憂矣必自守以行志則小人愈愠怒矣羣小皆愠則所以中傷而淩辱之者無所不至矣故覯閔而又受侮也既多不少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而賦也居諸語辭迭更微暗也日喻君月喻臣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澣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處親賢心憂宗國雖時不可為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懟然而奮飛也朱子曰五倫之際皆當以此為法屈原不忍其憤懐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懐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夫以柏舟之仁人心不轉而儀不選亦可以見信於君矣而終不遇者以君不明而小人蔽之也君之不明非必闇且弱也往往聰明才武之主一念嗜好有所不謹為小人所迎合遂不覺而用之小人既用迎合愈巧而君子猶不轉而不卷是以君心愈疏而小人皆慍曰思所以病侮之而國遂不可為

矣正風之變皆由於此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間色黄正色也間色而乃以為衣正色而反以為裏以比嬖妾蒙寵而顯夫人見疏而微故心憂之而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嚴粲曰黄裏掩蔽而已黄裳則失位矣謝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而國

不治故為君憂為君之子憂而非為一身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訧過也言綠本絲也而今為衣者由治絲之女涂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已之不能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也絺綌質薄故寒風入之程子曰絺綌所

以来風是也以喻巳之被掩失位亦徳有未周故生讒間因思古人厚積其徳而禎讒胥化先得我心之同然當則而效之也

緑衣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緑衣衛莊姜傷巳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乃莊姜不怨公與妾也而自傷之緑絲女治傷巳之才踈而有以致之也絺綌以風傷巳之徳薄而無以處之也可謂忠厚之至

矣抑人之賢否其辨甚明而或至於倒置者其好惡僻也不好窈窕斯貞女見棄綠衣之夫人所以被掩於嬖妾也不惡讒諛斯直臣見疏柏舟之仁人所以受侮於羣小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也歸大歸也雙燕同飛

而羽忽差池以興二人同處而一人遠别也之子謂戴嬀也莊姜無子以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也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野者有所謀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上飛曰頡下飛曰頏將送也以燕之上下相逐

興人之彼此相送也佇立以泣者行人已逺猶不忍歸故久立以望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逺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以燕之上下而音漸逺興人之逺别而信難通也送於南者陳在衛南也泣涕如雨行且泣也佇立以泣止行也實勞我心止泣也不泣而勞心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傷别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朂寡人

賦也仲氏字也戴嬀乃厲嬀之娣故曰仲氏也能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因桓公之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因也然則仲氏

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逺送于野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弒立衛人脅從而莊姜戴嬀乃能内用謀臣外結與國討

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沉幾非温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慮善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功何功不成然則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燕之卒章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之人謂州吁也古常也不古處不以常道相處也定止其亂也州吁弑桓公將不利於莊姜故莊姜憂之也言日月之明照臨下土而此人乃不以道相處是亂未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照臨獨遺我而不顧乎何為至今不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賦也不相好欲相害也報善惡之應也言日月之恩丕冒下土而此人乃欲相害則亂已廹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丕冒而我獨不獲為善之報乎何為宜定而久不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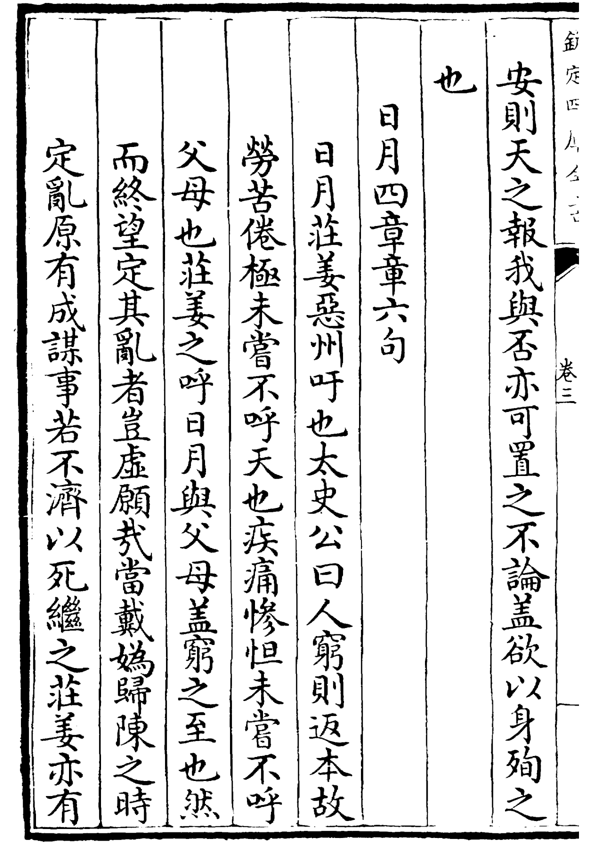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言日朝月望皆出東方則照臨更明矣而此人

乃無良善之徳音是相害之意徵色發聲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則無良之音我亦可以相忘蓋止求一國之安而不計一身之辱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述論説也言日月之盛東方自出則丕冒更廣矣而我今乃遇此人將恐父母之遺體不能令終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使先君之國家獲



安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置之不論蓋欲以身殉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太史公曰人窮則返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莊姜之呼日月與父母蓋窮之至也然而終望定其亂者豈虛願哉當戴嬀歸陳之時定亂原有成謀事若不濟以死繼之莊姜亦有

成算卒之州吁授首而衛國以安則日月父母未嘗不鑒其誠而陰佑之焉善惡之報不誣也正月之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為善者可以興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洪範曰狂恒風若是也暴疾謔戲浪蕩悼傷也朱子曰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亦

有顧我則笑之時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
則使我不敢言而心傷之耳
終風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也惠順也朱子曰終風且霾以比莊公
之狂惑也雖其狂惑亦或惠然而肯来但又有莫往
莫来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風雲蔽日曰曀有又也曀而又曀以比人之狂

惑旋開而旋蔽也嚔氣疾也疾而言願者雖疾不怨

所謂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連日之陰也虺虺不斷之雷也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親附也莊姜以為中心是悼性情不合已亦有過焉是當不悼而親附之庶幾誠心感通惠然常來則狂惑可開也夫暴而霾霾而曀曀而陰莊公之待莊姜也愈薄悼而思思而嚔嚔而

懐莊姜之待莊公也愈厚可謂至德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莊姜懐莊公也朱子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是也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亦無不可化之人雖不可化不可以為難化而遂置之也是故人倫之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此易為也即激烈而以身殉亦無益也必思積誠以化之積誠以化別無他術親愛之而已矣性情通則心移

恩誼篤則神洽故化也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莊姜之於莊公皆是也晨門謂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先聖後聖如出一轍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鼓聲踊躍懽忭之狀用兵興師也南行者衛將伐鄭鄭在衛南也擊鼓踊躍想見喜兵好鬬之狀故衛人怨之言軍役繁興或築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已獨南行有死亡之憂為更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春秋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書人非卿也此呼名賤之也平陳宋非事也宋殤公欲除公子馮州吁與殤公同惡故糾陳蔡以助之是勞民以濟惡也師賤而師出無名又久不歸故衛人憂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居次處安也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令

則隨意而居擇便而處不戒而喪馬遠求于林下師久不歸失伍離次上無節制而下有敗形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合闊離也從軍者見有敗亡之形故追言其南行之初與妻分別執妻之手與妻成説死生離合必與偕老蓋欲生還而復契有成説焉即下文所謂洵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吁也洵約也信踐之也言從前之約如彼而觀此事勢則是闊而不復契矣死而不復生矣偕老之約永訣而不能踐矣蓋傷心痛哭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擊鼓衛人怨州吁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觀擊鼓之詩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之形如繪弗戢自焚原無足惜聖人存此者所

以示戒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其肝腦塗地之狀有目不忍見也其寃痛號呼之聲有耳不忍聞也而喜軍功而勤遠畧者尚踊躍於用兵讀擊鼓之卒章亦可以惻然止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興也南風長養故曰凱風棘心稚弱難養者也夭夭少好貌衛有七子之母因家貧失養不安其室其子

知之故感頌其母以自責也言凱風吹棘心而至於夭
夭則樂育深矣母養七子而至於長成則劬勞甚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令善也言吹棘心而至於成薪則凱風至仁而
薪非美材有負於風養七子而至於成立則母氏聖
善而子無令人有愧於母也聖者明達善者賢淑事
莫勞於養幼子母養七子而皆能長成此必實有賢
淑之心又有明達之才非溢美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言寒泉猶能養人而使浚民滋益七子
乃不能養母而使母氏勞苦曾寒泉之不若也母養
子之少子養母之老當其少也母氏既劬勞於前及
其壯也母氏又勞苦於後是其勞未有已也蓋所以
自責者甚深而凡為人子者皆可以鑒矣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傳曰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顔色説也好音

以興辭令順也言黄鳥尚能美其色好其音以悦人

七子乃不能和顔色順辭令以慰母曾黄鳥之不若

也母氏勞苦責其不能養口體也莫慰母心責其不

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

成其志也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有不悦者皆

由於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故諫而不入

諍而得罪以舜之大孝而不得於親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求其過而不得宜親之不悅也迨其後也負罪引慝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由於自知其過故親信而順之也凱風之母不安其室是亦有過焉乃七子不見親之過而惟自責其過於是乎母心慰而已安母之志亦成則與舜之底豫有同功矣凡為臣子者皆當以此為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比也雄雉文明而耿介喻君子也泄泄偨飛貌詒遺阻隔也衛之君子逺仕他邦其妻思之言君子逺行勞偨如雄雉之泄泄其羽而阻隔不見是可懷也又自追怨言夫之阻隔我實遺之盖必其初勸夫逺仕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比也雉飛而下上其音喻君子之為國為民無不直

言也此固展矣君子誠心盡職但恐上觸人君之怒下招同列之嫌故實勞我心憂其得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来

賦也日月迭往迭来君子去而不返故瞻日月而思之望其来也然道之云遠曷云能来既不能来徒思無益故下章贈之以言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言遠仕之道在於善處同列凡共仕

者皆君子也但能無所忮害又不貪求則百爾君子皆知汝之徳行而不相侵軋何所往而不善哉朱子曰憂其逺行之犯患兾其善處以自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勉以徳行也居亂國事暴君直道盡言將恐不免然欲其免而枉道緘默乎又非君子之所為也夫仕宦之禍不起於人君而起於同列亦不起於同列而起於己心不能容人故疾人

之所有而忮心生不能正己故恥己之所無而求心起同列之人鄙其求而妬其忮則相與擠之矣不忮則於人無患不求則於物無爭無可鄙也亦無可妬禍何由作然此亦婦勉其夫故止望其免禍也人臣事君幸而逢堯舜則為臯陶稷契不幸而逢桀紂則為龍逢比干有所瞻顧而託云明哲保身大不可也然過於激烈而有好名之念則又賢者之過矣當死當生惟義

所在治世之修身致主與亂世之殺身成仁其
道一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濟渡處也行水曰涉束衣而涉曰厲褰
裳而涉曰揭匏者渡水之具今有苦葉尚未可用喻
所學之未成也濟者渡水之處今有深涉則未可濟
喻世途之甚險也無匏而涉則必厲揭故當詳審而
慎處之不可輕進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軸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濟盈必濡軌而今不濡喻人之名聲洋溢而底藴甚淺也雉鳴當求雄而今求牡喻人之美言招賢而實引匪類也徇名而不察實聽言而誤信之則必失其身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比也雝雝鳴鴈納采之物也旭日始旦行禮之時也

士如歸妻喻同道之君子以禮相求也迨冰未泮言及時而往從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舟子主渡者卬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渡人涉而我否者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類故需我友而後涉以喻當路之人雖亟相招苟非其人寧守道以待時不可偕匪人以共事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審岀處也君子雖急於濟世亦不可
因急而失身故涉川者利用需言有待也所學
未成不可輕用内度之已也情偽難測不可輕
信外度之人也明君賢相以禮相求則往從之
所以捄世也如其不然則寧不仕所以守身也
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而賦也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葑蔓菁菲蔔類無以豈不以也下體根也葑菲之根皆可食德音善言也婦人有德而為夫所棄故作此詩言隂陽和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家道成故宜同心不宜怒也采葑菲者不以花而以根如娶妻者不以色而以德婦有德音而夫能不違則相與終身可矣此夫婦之正道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畿門限也荼苦菜薺甘菜也言黽勉同心而夫怒見棄於已之初心有違矣乃已行甚遲而夫送甚近是離别之際其苦如荼而夫反甘之如薺也此無他故以其知有新昏之樂而遂忘去婦之悲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比而賦也涇渭合流渭清而涇濁湜湜清貌沚渚以用也梁笱所以取魚逝決發起閲容恤憂也言涇以與渭合流而愈見濁若别出之渚未嘗不澄清也我以新人相形而始見絀若自具之徳未始不可用也今既不容我之身尚望勿廢我之事如梁笱之類勿逝勿發可也然我躬不容而何暇憂我後哉亦任之而已忠臣去國不憂其身之廢而惜其功之無成亦猶是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比而賦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也深方舟淺泳游詳審其事之難易而各盡心以處之也有求多亡求有不計其家之有亡而皆盡力以求之也既能持家而匍匐救喪兼能睦鄰婦德亦可謂無虧矣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既盡阻却育生鞠窮也承上章而言我之德如此乃不慉而反以為讎者由於好色而不好德故舉我之德而盡却之如彼賈人貨雖良而不見售也夫昔日持家睦鄰相與為生者恐生計有窮及爾顛覆原為爾非為我也今爾既因我而生育不鞠何為比我于毒而欲棄之乎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千古有同慨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比而賦也旨蓄鹹菜也御禦也洸武貌潰怒貌既盡詒遺肄勞塈息也新婦三月而後執婦功故初昏言息也言我有旨蓄原以禦冬月之乏至春夏則不食矣今爾新昏以我禦窮時之苦至安樂則棄之矣有洸有潰怒之也既詒我肄勞之也怒而勞之所以速其去也曾不念昔初昏之時乃伊迎余而來息乎何

為有初無終也盖今雖見棄而不忘昔日之恩欲夫追維而或生悔悟之意也亦可悲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婦之事夫德與色而已色不可强而為德可勉而至夫輕色而重德則貌陋者恐見憎而益修德皆有刑于之好色衰者以年高而德彌邵亦獲偕老之慶此聖人之教所以通人倫之窮而平天地之憾也若

不知好德而惟慕其色則無色者固無由見憐於前即有色者亦不能不衰於後以新間舊以妾陵嫡家國之禍不可勝言矣故關雎好德足以保天下谷風好色并不能保其妻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詩可以觀不益信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式微之微猶衰也微君之微猶非也中露野處也黎侯為狄所逐久寓於衛其臣激而勸

之也曰衰微甚矣何為而不歸為君之故也吾君失國之故因狄侵廹故相從以求復不然何為處於中露夫臣以君之故而中露則君宜自思其故不可久在草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又言衰微甚矣而不歸者為君之躬也吾君現在之躬尚可有為故相從以圖興不然何為處於泥中泥中汚辱也夫臣以君之躬而泥中則君宜自重

其躬不可久辱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尚憚中露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為也失國必有其故得國惟視其躬狄人侵之可以暫避狄人既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亦危躬無失德雖亡可存不自奮而碌碌因人非丈夫也故

言君之故與躬以諷之其存君與國不忘欲返

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其辱而有所怨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旄丘地名誕長也叔伯同姓之稱也黎侯寓衛而衛人不恤故因時物以起興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長也叔伯不救何其日之多也恠而嘆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承上章而言多

日則安處久矣何其處也意必有與國而俟其來也何其久也意必有他故而不能來也不遽怨而曲諒之厚之至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蒙戎雜亂之貌黎在衛西黎人來衛是車東也

賦葛而又賦裘追計之也言當狐裘蒙戎之時我已無車不東今裘易而葛長終於不救者非有與而有以乃叔伯之中無與我同心者耳鄒泉曰靡所與同

者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恤患之意我有恢復之
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瑣瑣告也尾追隨也流離寄寓也褎笑貌耳聾
之人恒多笑也言我瑣瑣而尾隨者以流離失所情
廹相求而衛之君臣乃褎然如塞耳而無聞則末如
之何也朱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
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

謂賢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黎人責衛也王制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州有伯天子端拱方伯旬宣講信修睦救災恤患所以戢强暴而安弱小也黎與衛鄰為狄所滅而衛人不救既無恤患睦鄰之義兼有脣亡齒寒之憂異日者衛亦為狄所滅賴齊桓而後存衛不救黎而亡齊桓救衛而霸得失之際可

以觀矣春秋之作也桓莊以前傷天下之無王襄昭以後傷天下之無霸與旄丘有同慨焉聖人之惡强暴而思戢之哀弱小而欲安之無所不致意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擇也萬者舞之總名上處前列也衛之賢者隱於伶官衛君不識不能簡用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言擇人而充舞列久暴於日中而不之恤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魁偉之貌轡馬韁組絲繩也力能御馬則轡柔如組矣言賢人與選而舞於公庭觀其軀幹壯大知其有力如虎若使之馳驅王事自能馴調六馬執轡如組矣序曰衛之賢人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赭丹也錫爵賜酒也

言此有力如虎之人不使之執轡乃使之執籥秉翟用違其才矣然其顏色之充揚不可掩也衛君即不能知力之如虎亦當奇其貌之渥丹乃止言賜酒則是終以伶人待之矣但知於人中簡舞不能於舞中簡人可慨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苓菌也西方美人西周之聖王也

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

則不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以斯人而當文武之時

自當充奔走禦侮之選其執轡如組不虛也乃美人

處於西方而不能再覩則斯人亦終於伶官而不復

見用矣豈不深可慨哉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詩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夫賢才難得也幸而

有之又使之屈於下僚屈於下僚其君非不見

之也又不能察識而泛泛視之則終屈而不得伸矣賢人常有而用賢之君不常有君能用賢則舉賢於上位而天下與得人之頌君不用賢則棄賢於下僚而朝廷有無人之憂是以人君每思借才於異代而賢人君子又慨想古之明王是誰之責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也淇衛國水名孌好貌諸姬謂娣姪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泉水尚流於淇而已乃不歸於衛故無日不思進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泲禰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行也此必諸姬之中有以父母歿不得寧兄弟告之者故

言我始嫁之時宿泲餞禰父母兄弟皆遠之焉思父母亦思兄弟寧父母獨不可寧兄弟乎此事當問我諸姑與伯姊也夫之母婦謂之姑諸姑伯母叔母也夫之女兄婦謂之姊伯姊年長者也蓋以諸姬為少不更事欲詢於尊長以定謀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皆地名適衛所經之處也脂膏舝軸遄速

臻至瑕何也此問姑姊之詞也言来時宿餞而来歸時亦宿餞而歸膏塗車軸不日即至此亦何害於理而云不可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衛水須漕衛邑也此必姑姊皆以為不可而遂止也止而不歸故思而永歎又思須漕而出遊亦不過心之悠悠而非實有其事也抑言寫憂是心

有憂也此必有不得不歸之事故憂而思之越禮而謀歸然卒於不歸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先王緣人情而制禮有順而導之者有逆而止之者順其情而行之易逆其情而止之難泉水抑其難巳之情而卒止乎禮以此為法則内之可以克巳外之可以坊民抑謀及於人事之師也書曰詢謀僉同又

曰尚猷詢兹黄髮則罔所愆泉水之謀於諸姬

詢僉同也問姑及姊詢黄髮也卒從其言而不

歸舍己從人也能盡人之言擇善而從之以此

為法則内之可以進德外之可以崇功然則泉

水之為教亦多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此衛大夫困於行役之詩也出自北門與我入

自外相應言出自內也自內出外承王事也憂心殷殷非憂事也憂所以辦事也凡辦事者必需財窶則不能為禮無出外之具矣而且貧則無以自給有內顧之憂矣艱難如此而君相皆莫之知將終於貧窶而無展布之日也已焉哉决辭也不復有他望也天實為之不敢尤人而歸於天也謂之何哉不敢怨天而安於命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之事也政事一國之事也適之一埤坦厚益增讁責也盡人而讁曰交每事而讁曰徧言出自内則事務叢集入自外則怨謗交加蓋困於内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來不可辭曰適敦則迫不容緩更甚於適矣陸

續不已曰益遺則委擲不恤更甚於益矣誚而讓之曰謫摧則挫而辱之更甚於謫矣内外之艱日甚而守分安命終不改乎其初所以為賢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仕不得志也夫誰司天禄而使勞臣無俯仰之資誰秉國鈞而使從事有獨賢之歎此必有任其責者矣而賢者不怨也不惟不怨而已且有所以處之之道焉天下事莫患乎無可冀

而心不已故多出位之思抑莫患乎無可誘而心不甘故有曠官之誚北門之賢者決志於已則以為分所固然而勵其守者益堅一歸於天則以為理所當然而盡其職者益勤且恬然安之而不復有所謂則内無悲憤之意而外無不平之鳴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故曰詩可以怨謂其宜怨而不怨也謂其雖怨而善於處怨也謂其不怨而且善於處不怨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虚其邪既
亟只且
比也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也涼風初至也雱
雪初来也惠仁愛也虛寛邪徐亟急也只且語辭衛
之賢者憂國危亂欲偕友以同去也言嚴急之象已
兆慘虐之狀已形性仁愛者不合於時當相攜以同
去不可以為寛且徐也而俟之其事既已急矣蓋懼
及於禍而惟恐去之不速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而有聲更甚於涼矣霏密而四布更甚於雱矣行尚未知所之今則決計欲歸隱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邪媚小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目皆

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北風刺虐也國家危亂皆由於虐政虐政之興皆始於小人小人一用則必言利言利則必重斂重斂而不得繼之以嚴刑而虐政行矣故赤狐黑烏者北風雨雪所由来也虐政既

行則小人各引小人而舉朝皆是虐政大行則庸人皆變小人而舉國若狂故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北風雨雪之極致也當其用一赤狐用一黑烏之初百姓未受其害而人君亦以為無傷及乎莫匪赤狐莫匪黑烏之日則百姓不勝其苦而人君悔之而無及且欲去之而不能然則用人可不慎哉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女美稱也姝殊色也城隅期會之所也不見期而不至也搔首踟躕久待之也期會城隅而以為靜女愛其色之美則忘其行之醜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彤赤也古者鍼筆皆有管此靜女之所佩而解以貽所私也煒光也管無光而以為有光者悅女之美覺管亦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野外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女汝謂荑也言
靜女既會之後又自野而貽我以荑見之而信以為
美不止於美而且異者非荑之果美也以其為美人
之所貽則不美者亦美耳愛憎之極美惡易位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亦若是矣獨管荑也與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迷也管本無煒荑何足異而以為煒且
異者溺愛則不明也昔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

半與衛君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彌子母病矯駕君車以出公曰孝哉為母而忘其刖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公怒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啖我以其餘桃夫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當其愛時則人以為罪君以為功及其不愛則前為功者後即為過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君鑒此於其所愛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疵乎於其所惡必察之焉曰得

毋尚有可用乎則不至因喜而謬賞因怒而濫刑亦不因迎合而悞用小人因觸迕而久棄君子其於治天下庶幾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新臺新築之臺也泚鮮明也瀰瀰滿也燕婉安和籧篨醜疾也鮮少也衛宣公欲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詫其事也河水瀰瀰志其處也燕婉美伋也言齊女之

来本欲求伋乃不見燕婉而見籧篨也籧篨之人亦
世之所少有何為此地不鮮乎怪之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籧篨之人亦天
之所不佑何為至今不殄也猒之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比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亦醜疾也言魚網之
設本以求魚而反得鴻以比齊女之来本求燕婉而

反得戚施也不鮮不殄初見之也至於得則成婚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於此矣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宣公本無此疾而云然者以為既無人理則亦非復人形也惡之甚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宣公之事人之所不忍言而經存之者何哉淫亂之禍必至滅亡人知之焉乃明知而故蹈之不能自克故也當其

淫亂之初情欲之感已動滅亡之事未來不勝其欲而遂為之迨底於滅亡則悔無及矣聖人於刺淫之詩多存之使知籧篨戚施之狀行道之人指笑唾罵無所不至苟有人心寧不恥此果能恥之則必自克其欲而守禮防淫禍亂無由作矣此聖人所以仁天下而救其亡也豈徒曰志亂之所由起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乗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心不定也左傳曰衛宣公為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將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盜又殺之是壽先濟而伋從之故二子皆乗舟也國人知其事欲救之而不得故思之養養然悲二子之志而傷宣公之非人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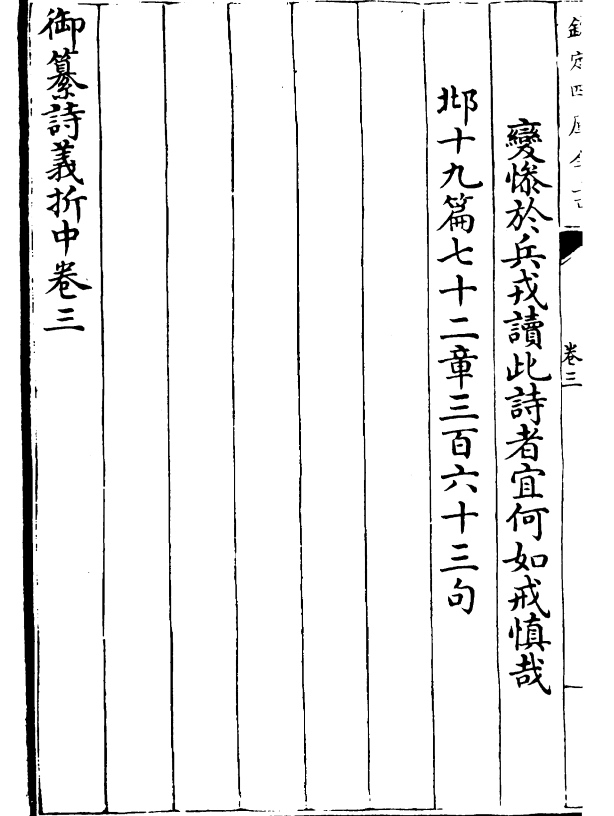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景猶見之逝則不復見矣不瑕有害憂其必見害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次二子乘舟於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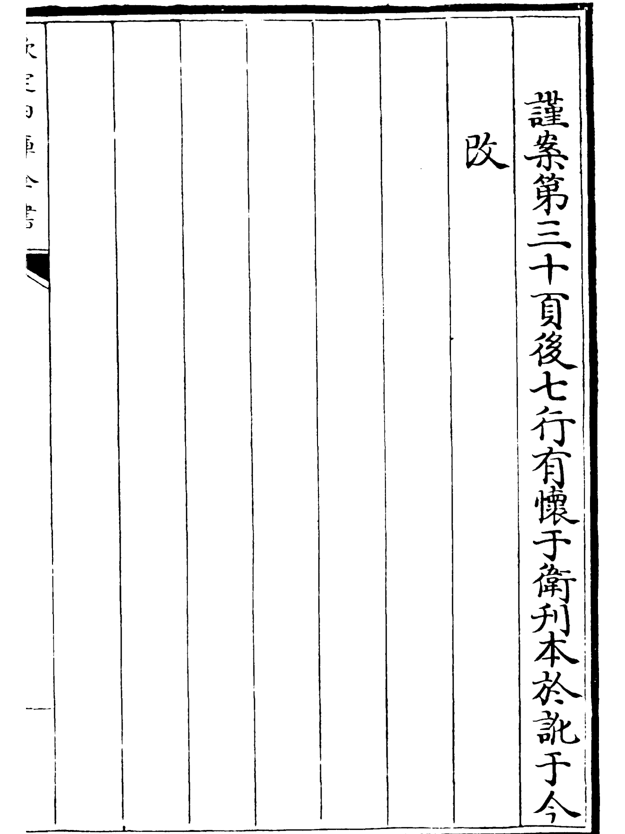
臺之後者著淫禍也有穢行者必有奇禍夫新臺之要納伋之妻非欲殺伋也伋且不殺何有於壽然而嫌隙既生讒間必起雖欲不殺不可得矣以二子之相讓以死雖伯夷叔齊何以加兹使伋嗣位而壽輔之則衛可勃興桓文豈足道哉卒至孝子悌弟駢首就戮而國亦隨以滅亡得禍之慘莫此為甚而原其初則一念之不自克以至於斯也情慾之災烈於鴆毒枕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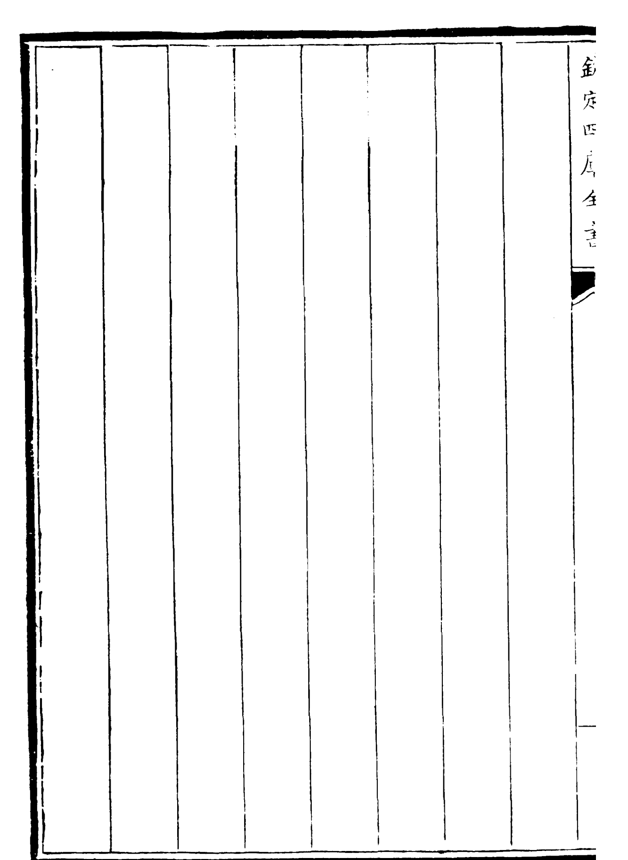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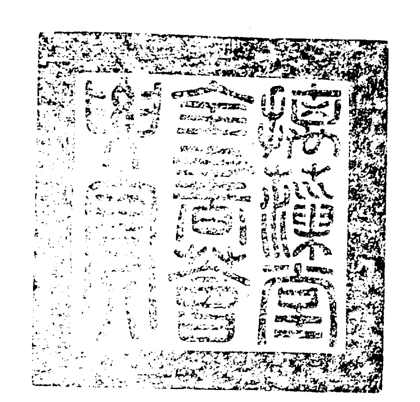
變慘於兵戎讀此詩者宜何如戒慎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謹案第三十頁後七行有懷于衛刊本於訛于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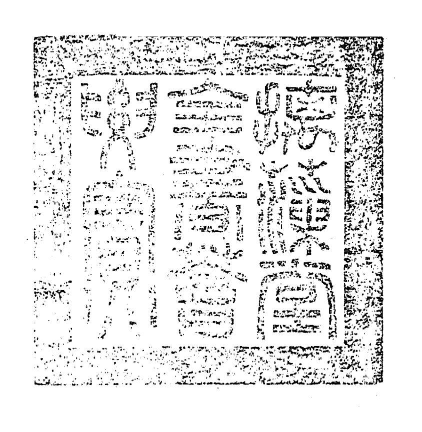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魏世南